



四川曲艺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曲艺选

1949—1979

中国曲艺家协会四川分会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蒋牧丛

封面设计：远 乡

四川曲艺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75 插页4 字数290千

1981年6月第一版

198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60册

书号：10118·408

定价：1.27 元

目 录

王“钻”打死人……………王朝闻(1)

——《四川曲艺选》序

金凤姐含冤诉苦情(唱词)……………艾 芜(10)

徐向前巧取南都(金钱板)……………碑 石(22)

断头山(金钱板)……………邹志新
黄伯亨(27)

双枪老太婆(金钱板)……………黄伯亨
邹志新(36)

巧破剑门关(金钱板)……………杨 槐(43)

拦单记(金钱板)……………艾 湫(48)

一支金笔(金钱板)……………王齐志
刘墨雨(55)

月下论英雄(金钱板)……………袁兴嘉(59)

扯白布(金钱板)……………萧德霖(64)

爷爷的腰杆(荷叶、金钱板)……………于和荣
李显清(70)

晒谷场上(金钱板、荷叶)……………邹志诚(75)

熊猫进“医院”(金钱板)……………陈 峻 原 作(81)
平武县背篋剧团修改

紧急“出诊”(方言快书)……………马铁水(86)

王七求轴(金钱板)……………湛 卢(90)

和尚认法(金钱板).....	闵桂庭唱段 邹忠新整理	(94)
疑人偷鸡(金钱板).....	邹忠新	(98)
武松打猫(金钱板).....	曾右石	(102)
秀才下乡(书帽)	王永梭 袁兴嘉 刘志强	(106)
二流子骂庄稼(书帽).....	甘 犁	(109)
一条蛇(书帽).....	老 沈	(111)
南郭先生(书帽).....	余薇野	(113)
文痞求医(书帽).....	邓新志 邓新华	(116)
“四害”打牌(四川方言诗朗诵)		
.....	永军、艾泽云原作 肖化改编 重庆市文化宫汇报队再改编	(119)
看电影(四川方言诗朗诵).....	彭明葵	(127)
王罗嗦(四川方言诗朗诵).....	杨雅都原作 刘墨雨改编	(132)
好民警(四川方言诗朗诵).....	席克成 刘福修	(137)
高山明珠(车灯).....	王 燮	(140)
懒汉和鸡蛋(车灯).....	张继楼	(149)
一船粮(花鼓).....	老 沈	(152)
八点差一分(相声).....	鲁 跃 丁 先	(156)
好食堂(相声).....	史本元	(165)
晚婚好(相声).....	杨 烈 紫 阳	(171)
公园相会(相声).....	包德宾	(178)
卖西瓜(四川相声).....	罗俊林改编	(187)

- 我为毛主席补衣裳(清音).....竹亦青作词(193)
田寄明编曲
- 黄继光(清音).....钟成修 作词(198)
俞祖荣等编曲
- 江竹筠(清音).....张尚元等作词(213)
邓碧霞等编曲
- 勐戛雄鹰(清音).....李金凤作词(229)
车荣德编曲
- 布谷鸟儿咕咕叫(清音).....黄伯亨作词(236)
熊青云编曲
- 春耕支农送肥忙(清音).....熊 炬作词(239)
李敏康编曲
- 积肥谣(清音).....红 沙 石 作词(244)
华德、甲秀编曲
- 小会计(唱词选自自贡民歌).....(247)
- 公社的“礼花”(清音).....赤叶等作词(249)
曹正礼编曲
- 送垫肩(清音).....康 鉴作词(254)
王华德编曲
- 一包当归寄深情(清音).....何小余等作词(257)
夏本玉等编曲
- 赶花会(清音).....戈壁舟作词(262)
熊青云编曲
- 绣手巾(清音).....梁上泉作词(266)
甲 秀编曲
- 寄给妈妈(清音).....何 渊作词(268)
冯光钰编曲
- 山花烂漫向阳开(清音).....张尚元作词(272)
贵 明编曲
- 人勤春来早(弹唱).....叶 频作词(276)
车荣德编曲
- 琴声欢乐歌声甜(琵琶弹唱).....陆 荣作词(278)
甲 秀编曲

激浪丹心(扬琴).....	黄伯亨作词 黄如初编曲	(282)
山城四绣(双人盘子).....	蔡佳伶作词 李明静等编曲	(298)
党的好女儿丁佑君(清音).....	杨遐龄	(305)
长征路上谱新歌(清音).....	向求纬	(316)
双报喜(清音).....	刘震	(318)
凤凰的生日(清音).....	李华飞 钟梦觉	(321)
琵琶的传说(琵琶弹唱).....	竹亦青	(324)
琵琶愤(琵琶弹唱).....	严西秀	(329)
看女儿(盘子).....	谭众 蔡佳伶改编	(333)
她给麻雀做“工作”(盘子).....	周又郎	(337)
冷枪战(评书).....	诸仙赋遗作	(340)
龙腾盘(评书).....	徐勍	(345)
巴山柏(扬琴).....	甘犁	(355)
十二点正(谐剧).....	王潮湖原作 王永梭改写	(365)

王“钻”打死人

——《四川曲艺选》序

王朝闻

要我给这本书写序，这对我来说是力不从心的。好在读者可以自行品评选集中作品的高低，也不会轻信我的一家之言。这样一想，心里也就较为踏实了，于是写点感想。

只读一读曲艺唱本这类文字资料就要对曲艺发言，这是非常非常不够的。例如你要对四川扬琴的梅兰芳——李德才（德娃子）的出色艺术成就发点议论，而只看看他的说唱脚本，不听不看他的演唱，岂不是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开玩笑吗？

这次到四川，由于工作忙乱，接触四川曲艺的机会不多。意外的收获，是在省文联组织的一次联欢会上，听到了邹忠新演唱的金钱板《和尚认法》。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段子是否收入这本选集，我却觉得这个段子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是很出色的。我想，象这样的优秀唱本，即使是没有直接听它的演出，只读脚本也会有助于了解曲艺艺术的价值。

回京之后，随着出版社催写序言的信，收读了选集中的几个段子，金钱板《武松打猫》、车灯《懒汉和鸡蛋》、书帽《一条蛇》、南郭先生《二流子骂庄稼》《秀才下乡》等脚本。读着脚本，觉得四川乡音隐隐约约在耳畔萦回，这就促使我决心写点感想出来。

大约是在六十年代初，我曾听过一段题为《秀才过沟》的金钱板。它那质朴的语言，轻松活泼的风格，对本本主义那痛快

淋漓的讽刺，称得上是曲艺艺术里的精品。在这次经过三峡的途中，常常争取机会欣赏曲艺节目。如在奉节，听了评书《醉打蒋门神》，还听了金钱板《秀才下乡》。选集中和在奉节听到的《秀才下乡》，不论在文字方面有些什么出入，它们的那种寓庄于谐的艺术风格，再一次使我联想到峨眉山调皮的猴子。

我把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与猴子相提并论，会不会引起误会，以为我不尊重庄严的文艺创作？恰恰相反，对于这样的作品，我是喜爱而又尊重的。它们反映生活的艺术手法的创造性，是“妙趣横生”一类现成话也难于说明的。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话来形容它们对我所引起的感受，偶然联想到阔别多年的峨眉山上的猴子。因为这些曲艺的宣传方式不是干巴巴的，也避免了死板板地记录生活表象的艺术作风，我只好用上“猴气”这样一个象是不太恭敬的话头来表述我对它们的兴趣。

也许，我对“猴气”的偏爱已经形成一种偏见。当我读完选集中的《秀才下乡》时，觉得它的结尾处有猴气不足的缺点，它缺乏《和尚认法》那样是猴气就一气贯穿到底的优点。这结尾处的两句是：

“书本本他倒读了几十部，

只可惜他脱离实践啃的死书。”

我看这两句话似乎多余，它没有加强段子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这是鲁迅所不赞成的所谓的“篇末垂教”。前文的形象已经体现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意蕴，不这样蛇足地点醒两句，无损于它的批判作用；多了这两句，反而缩小了作品的概括作用。在实际生活中，除了读死书、读书死的本本主义者之外，还存在着根本不读书的教条主义者。他们闹笑话的因由，往往比这种书呆子秀才更可笑甚至更可恶。《秀才下乡》如果不要这两句，听众听了这个段子，也能把秀才的言与行同他们自己从生活实践中得来的见识相印证，从而引起更广泛的联想，这个段子那诉诸

形象的讽刺作用，岂不更带普遍性吗？此外，这位秀才之所以可恶，不仅仅因为他有教条主义的毛病，更惹厌的，是他还代表着那种自视一贯正确的坏思想，坏作风。这种思想和作风的形成，不见得因为他们太重视书本知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某些不啃书本，而又自视甚高，工作中出了纰漏又委过于人的人物，不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吧？不记得当年听过的《秀才过沟》，有没有这两句结语。我以为这样的结语有不如无。如果因为没有它们，段子会显得更含蓄些，岂不更值得欢迎些。

如果这种方式是为了“突出主题”，我看这种方式不算优点而是缺点。别的几个段子，也有这种缺点。比如，已经很有趣地批判了假行家的《南郭先生》，结尾也有这样一句属于表态性质，读起来觉得索然无味的話：“从今后，我南郭先生，还是要学点东西！”

这不只是段子有趣无趣的问题，它还关系到思想方面的作用。我们的说唱艺术，既要给群众当先生，又要给群众当学生。当先生不必对群众耳提面命，言无不尽，不留有余地；当学生，就更要尊重群众的审美趣味和认识能力，不要这么唯恐听众不理解你在学做宣传工作。四川人说话，喜欢“展言子”。例如只说上句“瞎子戴眼镜，”不说下句“多余的圈圈”。这种语言在群众中流行，具备着反对形式主义作风的积极意义。如果群众听了上述段子中的“篇末垂教”而感到累赘，说这是一种“瞎子戴眼镜”的作风，这不见得是故意挑剔。这样的结语，属于恩格斯所反对的特别直接地把倾向性说出来的作风。在评论事物的方法上，我总这么想：在直接的表扬中、包含着不直接的批评；直接的批评中，也包含着不直接的表扬；既然事物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作宣传就有了“一踩九头跷”的可能性，有什么必要头头都踏到呢？酒肴待客，不妨大方。但作宣传用文字，却不妨吝

啬一点。从根本上说，这是有没有群众观点的大问题，而不是一向被某些人所轻视的艺术问题。

我不明白，形象自身已经具有内容的丰富性的文艺作品，为什么还要作出一副教育人的姿态来。是不是因为这些段子的作者、整理者、改编者同志们，唯恐作品的猴气过重因而被批评为态度不严肃；或者惟恐主题不够突出因而受到思想性不高的批评。不论原因何在，我是不很欣赏这种“提高思想性”的搞法的。本来是包含着多方面的意义的形象，由于硬给它加上即使是正确的而又多余的“结束语”，结果只能是使本来丰富的内容简单化了，没有余音了，无可回味了，它在思想战线上的适应性也不免被削弱了。四川话有云：“费力不讨好。”这话在《战国策》的寓言里，叫作“画蛇添足”。“篇末垂教”，常常是这么多余的东西。

当然，曲艺段子最好有一个既有分量又有味道的“结”。怎么才能“结”得有分量而又避免了空洞的说教呢？我认为总归离不开形象的具体性和生活内容的特殊性。我们比较熟知的杜诗《石壕吏》，虽非四川金钱板之类的说唱段子，但它对“结”的处理方法很值得我们曲艺作者借鉴。诗篇先交代了老头子老太太也不免被“抓壮丁”的命运。结句写的是过路的诗人自己天明上路时，同那个幸而还没有被抓走的老头子告别。就此“结”住，没有另外再发什么“突出主题”的议论，而诗的主题并不因此显得含糊。前人对此作了中肯的评价：“诗妙处，亦正妙于斩然叙讫而止。”（陈式《杜意》）

在这本选集中的作品里，对这个问题也有解决得很好的。对机会主义嘲笑得颇有分量的《懒汉和鸡蛋》，语言质朴，继承了中国寓言和笑话的传统。标题的“懒汉”二字虽嫌猴气不足（用《王大发和鸡蛋》为题也许更含蓄些），但结句却没有添补什

么熊气或虎气：“王大发气得秃头冒火骂声‘真混蛋’，这一跤摔得我荡产又倾家！”结得很好。很有趣，很概括。《二流子骂庄稼》，也有这样的好笔法：“（白）庄稼呀，庄稼！（唱）你想想究竟过意不过意；我问你，你良心究竟在哪里？”《武松打猫》所宣传的思想，是办事必须从具体条件着眼和着手的思想，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论。它宣传得并不生硬。打虎英雄武松，在一定条件下斗不过一只猫。这样的情节虽和传统的武松故事大相径庭，但它的结句却转折得到传统上来，与我们熟悉的《武松打店》有了联系。结句用语虽然有点“现代化”，但不生硬，也有一定的斤两，没有离开故事的叙述。

《一条蛇》的标题、结尾、情节和人物，都有明显的创造性。正如《杯弓蛇影》的故事那样，这个段子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既夸张，也自然。在艺术风格上，它有一种显著的特色——“调皮”。这一特色，在结尾处表现得尤为突出。结尾处，写了“一贯正确”的事后诸葛亮老王，教训神经过敏症患者老谢的几句话：“你不动脑筋，又不调查研究！我是说嘛，这屋头干干净净，哪里会有蛇！”单看这几句，侃侃而谈的这位王同志何等正确，多有道理。但是同前面的描绘一对照，这位老王的“可爱”之处就暴露无遗了。原来，当他听到老谢并非十分肯定的说法，“黄桑桑的，咦，象是一条菜花蛇”的时候，这位绷正确者，不象后来真相大白之后这般正确与镇静。而是“一听打冷噤，忙抓把椅子把身遮。‘这条蛇才从我脚上爬过去，你来摸，我脚杆冷得大半截！’”这才是这位老王的本来面目！他最后教训老谢的那一通话，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他最后的话说得越是漂亮，听众一想，他那思想作风上的毛病也一清二楚了。如果作者以为主题还不明确，还要费些笔墨，费点口舌来“突出主题”，比如，让老谢反转来再教训老王一通，那么，对不起，即使不说这是“瞎子戴眼镜”，至少是不想忍耐地再听下去的。

近来，我所听到读到的曲艺小段当中，最能引人发笑和深思的，我以为是金钱板《和尚认法》。这个故事的情节，简单说来是这样的：贾公正和贾斯文两兄弟写不出“小小鱼儿钻水底”的那个“钻”字。贾斯文胡说是应该写成“‘去’字旁边三点水”，他那胸无点墨的老兄贾公正却大为赞赏。理由是鱼儿离不开水，“三点水”和“去”合在一起，是“钻”而无疑了。忘记了“祸从口出”这一戒律的和尚一听，笑了起来，还多嘴多舌地提出“法”“钻”二字莫含混的理由。两位少爷伤了自尊心，哪里容得！不由分说，把和尚缚送衙门治罪。少爷们的道理是：“管我‘法’字怎么认，敢挑字眼是刁民！”官老爷当然要遵照少爷们的道理来断案，讲真话的和尚理当吃冤枉官司。段子的结尾是大老爷对于和尚辩冤的几句回答：

“喂，和尚！你今天硬是安了心。

谁叫你不认人来只认‘法’？”

“嘿嘿，你看老爷我，我就是不认‘法’来只认人。”

这样有趣的结尾，我觉得对胃口。它避免了画蛇添足的毛病，没有违背《老子》那朴素的辩证观点：“少则得，多则惑。”如果反此道而行之，来它一个“突出主题”的结尾，譬如说：“诸位请注意，我摆这个龙门阵，不单纯是为了逗诸位发笑，更重要的，是为了配合法治的宣传；所以才嘲笑了滥用职权，压制民主的角色；我不只是为了娱乐你们，而且是为了教育你们，请不要以为我是为娱乐而娱乐；正如古人云：‘乐之所贵者，移风易俗，非谓钟鼓而已’……”如此如彼地议论一通，岂不令人啼笑皆非。上面这通议论当然是我虚拟的，但也并非没有现实根据的。例如写论文要“穿靴戴帽”的八股调头尚未肃清；对文艺的本质和规律不甚了了或不求甚解的批评家、领导者也尚有人在，等等。文艺作品的结尾定要“篇末垂教”一番，或也不仅仅是因为一些作者不懂

得“蛇足”典故的普遍意义，或是不懂得“少则得，多则惑”的辩证道理，“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怕也是个重要的客观原因。

我很喜欢《和尚认法》，就象早就喜欢《秀才过沟》那个金钱板那样。它们虽有调皮的猴气，却也象一句四川俗话所说的“话丑理端”，是寓教于乐的。曲艺和其他文艺一样，要讲究艺术性。“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这话不能全盘否定。几十年来，曲艺作品、节目当中，“标语口号”化的现象是普遍存在过的。有时，甚至由于片面地、形式主义地“突出政治”，就忽视以至排斥在艺术方面的评论研究，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常识性道理似乎也不懂了。这些，对于缺乏独立思考，习惯于领导出思想，自己出技术的某些作者来说，是颇为适应的；对广大的文艺欣赏者来说，是搞不拢来的。因此，象《秀才过沟》这样的曲艺段子就格外引起人们的兴趣。如今，话剧舞台上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相声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欢迎的新作，而四川的清音、扬琴、金钱板等曲艺形式，似乎尚未得到广泛的充分的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欣赏到《和尚认法》，这就象看了川剧的喜剧《洞房功夫》那样感到愉快，感到四川曲艺大有可为。

金无足赤，《和尚认法》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至少，它的个别语句还缺乏猴气和多了点秀才气。如“你是哥哥的小先生”，“当然越钻越更深”，在词句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推敲斟酌。但就段子的整体来说，就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和谐一致这一点来说，如果要搞节目竞选的话，我有理由为它争取选票。

这个段子的开头就写得妙。对于那两个“绷起斯文要专横”的角色在性格方面的概括，好比戏曲的自报家门，没有掩饰人物形象的虚构性，却给戏剧冲突的发展提供了具有真实感的条件。当这两个假斯文以“钻”当“法”的时候，恰巧倒楣和尚出场，情节的虚构性是很明显的。但是这种虚构具有假中见真、寓真

于假的特点。

这个段子的主角是和尚，他对贾氏弟兄解说“法”字的几句话，联系上了自己的行当，这也很有趣：

“阿弥陀佛！相公你把字错认，

‘法’字‘钻’字要区分。

我和尚出家在‘法’门，

每日苦念佛‘法’经。”

和尚纠正了少爷们以“法”代“钻”的谬误，反而犯了罪。和尚缚送衙门，冲突进入高潮。和尚在大堂上和大老爷之间的争辩是这个节目最精采的部分。和尚辩得大老爷十分为难了：

“唉！我要认‘法’不认‘钻’，

哟！眼看纱帽戴不成。

我要认‘钻’不认‘法’，

呃！百姓骂我昧良心！”

大老爷左思右想，权衡得失的结果，是“为了保住官和印，纵然是假也认作真”。大老爷给和尚终于定了三条罪状。最有趣的，是罪名的第三条：

“你和尚认‘法’犯法令，

哦！你胆敢认‘法’不认人！”

和尚眼看自家要挨板子，上夹棍，就针对大老爷那“打他一个不小心，看你任性不任性”的威胁，作出了形似求饶，其实带有机锋的辩解：

“老爷，贫僧有话要上禀，

说来大家听一听。

我要认‘法’你认‘钻’，

这才是你天冤枉整死人。

那么，我只好说：

和尚出家在‘钻’门。

每日苦念佛‘钻’经。

今天来到‘钻’堂上，

哎哟，老爷你王‘钻’打死人。”

这些妙语惊人的唱词，究竟好在何处，它自身会说话，我就不必画蛇添足了。

最后，我想谈一谈关于发展新曲艺的一点想法。这次邹忠新同志在成都演唱这个节目时，他对我说，这个段子是从他师爷那里学来的。经了解，他的师爷闵桂庭到处跑滩卖艺，经常演唱的就有这个段子和另一个段子《武松除霸》，后来在演出时累得吐血死了。邹忠新同志从他师爷那里继承了这个段子，不论他如何地“忠”于“新”的需要而不断加工整理，段子的基本内容是“古已有之”的了。在旧时代，能够产生这么含蓄而尖锐的讽刺艺术，我在感谢邹忠新同志学过来又唱出来的同时，不能不感佩这个段子的原作者。而且，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尚未被搜集的传统曲艺中，还有很多精品。它们在艺术上有值得继承的艺术经验和艺术知识，在思想内容上还有不可忽视的民主性精华。这种民主性的精华，对于那些曲解“推陈出新”的方针，以为这四个字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句俗话含义相等的论者们，是值得认真研究和估量估量的。目前，广大群众迫切需求有益而又有趣的曲艺供他们欣赏；号称轻骑兵的曲艺艺术，也比其它艺术形式更便于深入到群众当中去，出版优秀曲艺作品选集的工作就是很必要的了。我相信这本选集的出版会有助于四川曲艺活动的进一步活跃，也有助于曲艺的创作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四化”建设的动力——人的高尚精神世界的培养也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一九八〇年六月廿八日于北京

金凤姐含冤诉苦情

(唱 词)

艾 芜

我一向不会写唱词，但为了要把文艺的普及工作做好，使文艺通俗化大众化，更能为广大的人民服务，便勉力写了后面一些歌句。并借此表达出旧中国人民遭受的无比沉痛的灾难，让我们这一代进入社会主义的人，更深刻地认识封建统治的暴行。的的确确，罪大恶极。

这只是第一次的试作，希望以后多多努力，更能写出可以唱的曲艺段子，并愿文艺界的朋友，无论是写散文小说的，写理论文章的，写话剧的，都来提笔试一试。自然，写诗的更要多写。至于内容，应该更加广泛，题材要多样化。

(一)

如今人民大翻身，
我要大胆诉苦情。
我姓金，
凤姐就是我的名。
三载含冤呵无人问，
一家冤仇海样深。